

永平府志卷之二十四

萊陽宋 琬撰次

府學訓導徐 香叅訂

蕭山張朝琮續纂

廬龍教諭胡仁濟校輯

雜志

子所不語者怪力亂神而世之爲書者往往搜宣室之譚續齊諧之志以侈曠而炫竒吁亦惑矣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冥昭闔誰能極之夫子嘗與宰我言鬼神必依乎類而大易廣八卦皆本乎情夫然則俞兒之篇異獸之記浮棺之述吾猶病其詭而不經也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一

覽僻說于稗官采多聞于副墨固不若考經斷史者之有益矣茲所取皆先民之辭凡無稽者不錄焉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闔然止矐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之

者日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
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
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
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管子小
問雜篇

漢哀帝卽位數月司隸校尉解光奏孝成趙皇后殺皇子
狀哀帝于是免后弟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

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

漢書外
戚傳

王莽立三恪封夏后氏之後遼西妣豐爲章功侯

漢書王
莽傳

三齊畧記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二

爲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

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

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

溺歿于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疑卽是也

漢靈帝時遼西太子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伯

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榔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

上有浮棺矣嗤笑者皆無疾而歿於是改塋之晉書地道

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

破我何爲因爲立祠焉

博物志曰魏武于馬上逢獅子使格之殺傷甚衆王乃統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子哮呼奮越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輓上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上獅子頭上獅子卽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而還未至洛陽四十里洛陽雞狗皆無鳴吠者也

並水經注

唐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罵趨之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三

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去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唐書

金完顏鼎壽爲河間尹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

徙其族于平州

金史

山川之經雖稍條之其名古今殊而多從俗爲便水經諸書如難濡灤夸語相近而轉其亦以世益殊耳若灤之爲瀘隋爲瀘河鎮本水經盧水合灤瀘河卽灤河若渝之爲榆臨渝至爲臨間也或以爲洋河城則其音義非矣今朶顏謂商都水者乃元之上都水耳皆音相近夸語通焉其

有名異而實同者箭筈嶺者奚四離保所據而金史爲盧龍嶺如晉書密雲山則盧龍塞在此矣乃段遼之所奔而魏書爲平岡山是遠盧龍不遠耳密雲爲郡縣自魏始名同而山異志縣引之誤矣遠據乎遼西是之謂平岡今石門碣石一帶其以雲名山多矣遼爲石虎所攻而避之東徙耳今密雲未郡縣乃趙之薊北遼豈避此就擒况烏得入而避哉此名雖彼此同事則今古別也

以下郭造卿碣石叢譚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四

綱翳槐于大寧紇那出居慕容部建國三十九年拓跋國爲秦破大亂世子珪依舅賀訥訥時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太宗永興五年七月破越勤倍泥部落徙二萬餘家于大寧川神瑞二年五月丁亥上次于參合東如大寧泰常元年閏十二月壬申幸大寧世祖始光元年四月甲辰東巡如大寧書稱寧者三曰大寧曰廣寧曰寧川廣寧漢上谷屬縣也上谷郡諸縣後多稱寧爲寧故廣寧今隆慶州之永寧縣古蹟有小寧城在州城西則大寧在東北可知未暇詳考姑存之

元許有壬圭塘集載喜逢口事今關名喜峰似失厥義矣其與丁文苑同科爲哀辭曰文苑移官山北山北置大寧古白霄地去京師東北尚入百里陸不可以挈家水縈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爲謀卽斯辭也豈舟可通乎按史將由灤通漕于上都造船視爲不可而止矣今灤河之澗尚有繫纜鐵樁或以爲繫浮梁或以爲繫行舟正德初年漁人獲一鐵纜矛重三百餘斤則昔灤或深于今矣豈亦以繫浮梁者哉元通漕艦或不可至上都豈其不容刀以達于大寧乎若召闔中清流之舟水手今必可達小喜

峯而至大寧亦未可知也

方覽表譜列大寧故州縣者非專爲大寧存塞上事也今永平北境莫非大寧州縣余嘗游灤陽興教寺有元至順二年碑題頗及記云燕之東北路曰大寧惠州西南鄉分灤陽林河社界山之陽平泉之側麓野之間有古招提上下二區同名興教林巒秀異山水嘉奇川原寬博而資產豐饒境物繁興而雲游悉至四望東至大峪流水渠南至二郎坨西至三十二嶺西邊鷹愁澗北至大峪北白石頭向陽嶺界則凡林河社皆惠州地也今遷安肆林河社里

有三其一在縣西百二十里東至太平寨營南至夾河社西至遵化縣北至喜峰口三屯營在內其二在縣西北百八十里東至太平寨社西至漢兒莊營南至三屯營北至喜峰口灤陽營在內其三在縣西北百六十里東至潘家口西至龍井關南至洪鴉寨北至三臺山漢兒莊在內皆惠州地若撫寧山海關及石門則瑞州等地回安洋河二社見之古寺碑記尤多且洪武初年始入山海志古蹟雖未詳而大畧可考倘盡采其碑記則亦如惠州矣且古山川名多具殘碣塞外尤多後之纂而好古當博采之有益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六

密雲志有鴉鵲安盧家安志者劉大夫云余時見安字以爲菴字或傳寫之誤乃後問易州高兵憲云土人謂安字爲高平處及考說文云止也益知非誤永平古蹟稱七安北安山南安山宜安村新安鎮樂安鎮遷安縣永安錄事司皆以山村鎮縣司爲名若五重者則安其名後乃以爲營其名本曰安耳且靜安之社不大乎宜安哉昔亦偶舉其七境內稱安多矣慕容朝多稱固在載記及北魏書蓋取義猶安爲其固守也後爲堦亦史文猶成之爲城保爲堡耳

郡境邊方營寨稱谷稱莊請命設官者李家谷提調漢兒莊遊擊也然谷有兩音南人呼穀切以古祿北人呼育切以余六此原有兩音故欲俗字並從谷而不妨兩音也其土人書加山爲峪而音義無異焉若莊無異音六達路爲康莊亦舍也從士監本從土誤南北音同但書有作庄或以爲俗書其實庄音平而爲別音別字矣

南北呼山川音義有同異北凡山頂曰梁故兵乘高瞭望曰架梁不必如論語山梁邢氏解亦非韓愈荅張籍詩註石絕水爲梁也梁涼同音而義不相通郡城小景偏涼爲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七

第一許莊賦序云遼乾統初年柳城張子記偏梁亭梁字異今者彼時水在榆南橫北舟楫留難故作偏梁偏橋以通緯路因以名亭至今四百三十餘年水不西去舊踪無存蓋因山勢危高水濤洶湧故作此亭以爲關隄保障一方起自宣德初年鎮守阮公與金姓居士斬石蓋寺始有石路可通肩輿及馬商賈荷任之屬天順庚辰都憲鄒鎮守葺因亭圯乃於極隄甃門置亭其上一則譏察非常一則迎送來往余以意測之涼卽梁之訛偏梁卽偏山之義也山以半削爲偏此處如山梁而偏其下雖臨水此亭則

石絕水矣遼前或爲偏梁今亭架門如梁但於梁無取因訛而生意耳

灤志別故河入菘豆灣許莊云別故俗傳別溝穀之訛也菘豆灣一爲綠頭灣謂泉內有綠頭物故云一爲龍鬪灣謂昔龍鬪於此俗謂菘豆多故從焉凡此類者不能枚舉若岐路南人書岔呼差爲其交錯或易差也全爲塵塢亦作坩粉房吻切者唐書全集京師從軫韻也步閻切者相如賦全入會宮從震韻也北人書三全乃三分岐路或取分土義可通也但音與咤同則從禡韻矣其以姓名莊名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八

社宜曰家多爲各州縣志皆然或謂原登黃籍如此今七家嶺史爲七箇嶺則箇各聲近本轉音訛書而然此類今未如之何矣

舊志撫寧縣東九十里有秦皇井其列異常世傳始皇過飲此與扶蘇泉類府志在府城北灤州志在州城西北十五里以遼史爲信則灤州是矣孰知扶蘇乃狐蘇訛乎

邊塞士大夫抄習堪輿家故其山川原委順知而逆則否永平來自口外都山凡水三岔則其過龍南而逆北單提以結堪輿家言龍來自左無右亦可故左山右河相配而

成耳至灤而近海則形氣舒衍陳知州所稱不爲過矣許莊云灤境山川雖多行龍止有三脈不見其所結穴砂不見有正形水不見有正情烏得鍾靈賢俊以補朝廷不過生長草木樹藝五穀少補程稅力役而已乃爲地方謙損詞也凡志地理者多具山川名色不考究其原委如舊志皆然莊則頗有條理詞未典雅何傷但其目欵多則原委離矣若叙里社各具去州縣若干里舉其四至內分山林川流土壤肥瘠居齒利病及出產生業比隣爲等則然品地力尅重人事爲勤而薄可厚情而厚者薄也以告民牧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九

者或省耕歛或勸社學視而振作之及科分賦徭催徵錢穀勾攝詞訟緝捕盜賊緩急輕重酌量爲限期而上下皆通遠近良便矣社四十七屯二十六旣條具之大畧可知又于村疇凡六百八各具其名某社若干某屯若干雖若煩瑣實益政理但郡屬多者不能如所識若州縣式之乃治平之書也

舊志古蹟雙鴈坨成化乙卯灤州城南有李氏子弋獲雄鴈及春其鷗復來飛鳴如昔累日其家異之出雄于隙地

伺之雌哀鳴而下周旋俯仰鼓翅招呼若與之偕飛雄竟不能去糾頸弗釋並歿之鄉人雲集而嘆瘞之于高坨名曰雙鴈坨處士朱梟有詩按金元好問赴府試行道中見一捕鴈者云捕得二鴈內一鴈歿一鴈脫網去空中上下盤旋哀鳴良久投地亦歿好問以金贖得二鴈瘞于汾水邊壘土爲丘因爲鴈丘詞梟偶同此意惜詞不足步之耳余聞遷安縣城北門券有雌雄紫燕巢之忽雄爲烏鵲擊歿其雌不尋配亦不食飛鳴數日歿嗟夫鴈不再配其性然也燕性喜淫而獨然尤所罕聞者若居唐燕子樓則爲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十

所感而然矣

元白湛淵續演雅十詩發揮其一灤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無奚超男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卽今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卽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蓋在松亭關外與境外地同關內有灤陽營及驛而皆上都之委此詩則爲上都作云將入百里今爲胡守中所伐又自隆慶來薊北修邊臺橋館萬後今千里古松盡矣凡元臣咏灤江灤陽詩皆上都非此也當辨

明初法嚴禁不私親防不忽微于地方二條今視若緩實

切焉洪武三十年七月以郭駙馬使遼回私帶榛子三扛沿途擅用驛夫遞送事覺令自備鈔貫給還後人工食仍勅兵部于山海松亭等關古北旅順口懸掛榜文凡公差人員不許稍帶松榛等物進口渡海違者一二斤三五兩俱分屍號令所過官司縱容一體治罪時歐陽倫以私茶于陝西賜處其嚴如此山海關禁今大弛矣此法所當申明者永樂六年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做工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今京東犯者不

如京西多盧龍馬政旣廢其自削髮則各屯社與寺院往來者賀之而以酒食相勞矣

明初洪武二年命郡縣立學三年開科八年立社學選國子分教北方十一年選武臣讀書國子監十四年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爲久陷于夸而廣同文治也至十五年正月丙戌命彙編華夸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言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紐切其字以

諧其嚴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語矣

洪武錄大寧有新城木輪等衛此非定名也其云灤陽口外富民寬河栢山會州新城大寧寺處宜置七驛今考灤陽驛五十里爲富民而寬河而栢山而會州而李莊而富谷皆六十里而七十里乃大寧都司今灤陽驛移于三屯則多四十里矣古城在喜峰或自口外移入也

憲章諸錄皆列開平東西八驛名今考元大都六十里至順義七十里至密雲六十里至石匣六十里至古北口而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三

出五十六里爲青松東北六十里爲興州中屯西五十里爲古城六十里爲灰嶺五十里爲灤河又五十里爲黃厓又六十里爲哈八又五十里爲沈河又四十里爲東涼五十里爲開平大都至此七百五十里地高井深星大北去慶州多古松號曰千里松林宣德五年徙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失龍岡灤河險而獨石非通塗原無驛也

洪武二十一年頽國公編軍金山歸附馬駒等編爲小旗等軍達莫兒金山人也編後所軍在盧龍白佛莊住遂依莊名起姓賜爲白成又同所有白卵海或本同莊同賜買

驢之賜吳成皆此類也買驢後封侯白卯海後爲副千戶
達莫兒爲百戶

舊志公孫塚在盧龍縣赤峰嶺及道南烽火山有公孫神
康墓漢末玄菟公孫度據平州傳子康豈其所葬歟是不
知漢魏平州在遼東襄平而此爲遼西郡度不得而有也
至康子淵爲司馬懿所征經孤竹度碣石以次于遼水彼
烏得而葬此哉灤舊志從之且引康爲神康史傳康無二
名新志則有辨矣以爲公孫瓚殺劉虞而據幽州蓋本令
支人赤峯嶺烽火山漢皆令支地也或瓚之先後族屬而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三

瓚則焚易京子續亦殺于屠各未聞故吏爲收葬神康雖
不知其故爲令支人明矣何必以援玄菟耶許莊云父老
相傳城西有謝丞相墳孟宰相塚因無顯跡不敢強附則
公孫之顯跡玄菟何如令支哉均之爲僭僞何舍近而之
遠乎

遼金元國俗以遊獵爲樂且以習武事故遼史有游幸表
余并金元作燕幸編于年月日紀之亦可因行期而知地
里所在但多今口外如千里松林之類其在境內者如灤
河石嶺諸區而灤志有長春廢淀在州西百二十里舊石

城廢縣地卽今稻地集西舊有長春行宮迺遼蕭太后所
建鑿渠通唐溪以游觀昔有月榭風亭蓮池柳岸今剝落
飄零久矣又名大定淀金世宗時改名至今居民猶以宮
上名云余考遼長春宮在南京之郊其有長春河則在遼
水之川而此者乃金行宮也新州志編年遼幸者三金幸
者四如果遼之宮則幸不惟三金改大淀爲長春非改長
春爲大定也其幸三乎已哉

遼景宗乾亨二年三月如南京賞牡丹遂西幸聖宗統和
五年三月癸亥朔幸長春宮賞花釣魚以牡丹徧賜近臣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十四

歡宴畢日則牡丹在長春宮宮在南京矣七年二月乙卯

幸長春宮十二年三月壬申如長春宮觀牡丹十三年正

月庚午如長春宮十五年二月丙申朔如長春宮十七年

正月乙卯朔如長春宮其駐平地松林松亭山關外也太宗

天顯七年十二月丁巳十二年四月甲申會同八年七月

乙卯 景宗保寧三年八月辛卯六年七月庚申 聖宗

統和五年七月十五年八月丁酉十六年六月戊子二十

年八月二十九年秋 開泰三年七月乙酉朔 太平四

年七月五年七月八年七月十年八
月 興宗重熙元年七月五年正月
金世宗大定十八年正月壬戌如春水二月丙寅朔次管
莊丙子次華港巳丑還宮丁未以春水詣石城縣令不稱

職石城春水者幸長春淀也二十年正月己巳如春水丙子幸石城縣行宮丁丑以玉田縣行宮地偏林爲御林大淀灤爲長春淀而有長春宮其殿曰芳明二月丁未還都二十一年正月甲子如春水戊子元妃李氏卒于長春宮二十四年正月戊戌如長春宮春水二月壬申還都三月壬寅如上京二十六年正月甲辰如長春宮春水二月癸酉還都二十七年正月庚戌如長春宮春水二月乙亥還都越二年主俎金之春水沿遼捺鉢蓋必地坦夷四方二三十里木多榆柳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

國主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氊傘一以芘衛士風雪槍外小氊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南有省方殿北約二里曰壽寧殿皆木柱竹檁氊爲蓋彩繪韜柱錦爲壁衣加緋繡額黃布繡龍爲地障窓榻皆氊傳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氊蓋無門戶省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以硬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祇直禁圍外卓槍爲砦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春而捺鉢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旬國主方至

天鷲未至設氈帳河上密掩其門鑿冰竅舉火魚盡湊之
卽垂綸罕失也冰泮刻木爲舟長可八尺如梭曰梭船施
一槳以捕渡廣則方舟或二三焉冰泮乃從鷹鶻捕鵝鴈
必擇鵝鵝聚處晨出暮歸從事弋獵其侍御衛士皆服黑
綠衣備運鎚鷹食噐刺鵝錐各一具于灤周相去各五七
步排立主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于上風望有鵝處舉旗
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鵝驚稍騰水面左右圍騎舉幟麾之
五坊擊進海東青鶻拜授于主放之鶻擒鵝墜勢力不加
排立近者舉錐刺鵝急取腦飼鶻救鶻人例賞銀絹主得

頭鵝薦朝群臣各獻酒果舉樂更酬酢致賀語皆插鵝毛
于首以爲樂賜從人酒徧散其毛弋獵網釣春盡乃還世
宗旣歿後主如春水改都南行宮爲建春又改遂城行宮
爲光春而長春不書矣至宣宗南遷而都入于元焉按世
宗賢主將幸金蓮川薛王掾梁襄上疏極諫其論燕都居
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皇畿易
于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基而設也太康畋
于洛汭石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
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宮闕遠

事巡征其禍遂速此皆可爲殷鑒也上爲罷行而竟常幸
蓋繩祖武而從國俗爾長春則無諫者非若金蓮之遠耳
元改燕京太極宮爲長春宮以居丘處機修道術其幸上
下兩都而主未嘗東遊明之成祖以征伐至若宣宗以省
方至若武宗以遊觀至正德十三年四月朔以大行梓宮
將祔塋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游獵
五月末旬還京余居喜峰傳有父老手記四月二十七日
乙未駕幸關過灤河見溪流沙迴遶意有寶物命中官侍
從取之得異珠不計及駕過土人往取並無之臨關命家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七

將六十員名護出口外酉到濃津嶺止回宿驗馬廳九日
五月五日癸卯總兵馬永具筵太監張永佛寶等侍樂工
孫白毛供唱問頭上白不知下頭白否卽令屠戶闔之駕
遂起徃建昌灤州舊志十二日辰時駕自建昌至偏涼汀
打魚乘舟順風三里許至北釋院口手打捕竟日而還十
三日到大沂河佛住山下觀魚人遂號爲龍泊新志五月
東巡狩辛亥觀魚于偏涼汀駐蹕于灤城癸丑觀海于沂
河如舊志當書庚戌于偏涼汀辛亥沂河癸丑其望日也
然雖漫游而行在從便如遼金故無土木供帳之侈民不

至爲煩亂焉

薊鎮忠烈廟邊路多廢總理乃合祀于三屯以都督死者孫贖未嘗爲立廟但博像于景忠山三忠祠後寢新廟成昇入居中獨坐以副總兵而下旁列配之夫贖勅予祠一死故也然死不論輕重迹其生平審其事勢而槩祀之曷勸哉况行無可取罪不足贖乎明制待陣亡最隆必覈其所死宜祠乃贈諡未嘗于喪師辱國者而槩予之祠也自正統土木之難尙有區別是後邊臣諱敗多以捷聞不論俘死逃死降死死則以陣亡聞其濫如江河勢不可挽矣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

六

如近日苑宗儒死而亦予之祀也然死贈官則在國制贖贈光祿大夫矣副總兵承勳叅將傾葵贈都督同知矣以國制考之功臣忠臣廟制不以生前爵而以死後贈者爲重其死也故都指揮使馮國用贈郢國公爲東序第一僉都督耿再成泗國武莊公次之叅政胡大海贈越國武莊公爲西序第一都督同知趙德勝梁國公次之此國初事也及宸濠之變孫燧都御史許達副使俱贈禮部尙書並列不以生前爵而予死後贈也今承勳傾葵所贈都督同其魏祥王瑄陳乾皆叅將有常典大抵都督銜也死事在

贖前而贈官同則于制當尊于禮當順矣惟數君子猶然在旁配享之列殊違典制不過但知生前事而不知死後禮矣當別孰當孰否乃爲知禮知義祀座題主官銜地方名姓填寫錯亂亦當爲之一釐

嘉靖甲寅灤州知州王維川刻本草權度于樂亭乃泐餘姚黃孝子著輯也通州知州董漢儒刻之海陵樂亭又刻之給事中厲汝進序之

三元通天照水經二卷不著作者名氏遵化牛東陽號了義嘗游易水上受之異人旣歸爲人相宅百無一失諸名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九

公巨卿延致之無虛日其言休咎如指掌于是遷安黃崖梅如玉不遠數百里扣之忻然出示嘉靖中如玉爲河內尹遇邑人張九一命受其業抄藏笥中其訛謬字畫不敢輒易而仍舊刻之凡二卷盧龍韓西玄詳之釐四卷

六甲軍機賦許莊刻于灤州志也莊纂志而自列傳爲府同知張守撰稱莊經書外天文地理陰陽戰陣律呂醫卜納甲星平象演莫不究極造妙然觀是賦可知蓋其言之易矣

女伎馬氏蓬瀛昌黎人也東光貢士劉公直歷禮部主事

戶部郎中元季兵火宦游遇昌黎娶之蓬瀛幼聰慧隨父讀書精通曆數天文洪武壬申差內臣陳二仔捧寶二百錠四表裏召授尚官司官正授冠佩縣歲給俸米六十石戊寅差內臣穆和賜一女使送還寧家永樂卽位召二次屢賜寶楮表裏官其子政爲本縣儒學訓導終身

凡志古不考史其年與傳多不合如裴騫仙人臺記太康三年爲北平郡五車王所據則晉之太康非遼之太康也時遼西爲段氏所據二年慕容涉歸寇昌黎平州刺史鮮于安破之矣又爲安北將軍嚴詢敗歸慕容連敗段氏爲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二十

平州屬國所服何以言據也蓋咸康三四五年遼爲石趙攻而走保密雲山事也撫寧盧嶺峰有七王山亦稱遼王者皆段遼事魏史盧龍嶺蓋與密雲山連亘不遠耳令支界崆嶺山有淮安王避難洞石上有大安五年字可辨歷稱大安者秦苻丕元年慕容垂建元不稱之矣是年燕餘巖以建節將軍叛爲慕容農所平且丕卽亡無五年也惟北魏大安四年則高宗至遼西黃山宮築壇記行或五年有刻也遼道宗太康太安凡十年無事且未嘗東游也淮安王不知誰其避難無考或僞亂借稱耳

凡碑記題名于廟宇中嘉靖年間初尚古風文雖不足觀而實則有足重如生員或儒士某撰或吏或民書而不假官銜及代筆者質猶存也今則以官爲重百真一二矣境內乃有虛名之記虛文之碑爲嘆息焉而原其故以解衆疑

景忠祠記嘉靖癸未兵備熊相撰稱祀四君子諸葛岳文武寧也鎮守馬永所創未搏像而調去代者口西人至任拜元君祠與元君隣因至祠像未成有木主問武侯何人以亮告知之武穆何人以飛告知之至文文山及各告不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

五

知矣問南人北人乎曰南人固不知矣問何時曰前朝人至武寧王告者不敢名曰此今定國公祖也曰徐某有子孫奉祀不宜亦分三人食去之或以記四人告而不知何爲記者永婦金吾先告定國遣紀綱校尉輩進香元君因謁祠觀像急矣乃畫像于展壁爲將特祀抵之今壁剝落有遺迹蓋雖權可鄙不爲佞可恕焉但徐冒虛名馬若虛舉而熊爲虛言皆本真而成假矣

忠義廟碑嘉靖丙申修撰屠應垓撰各路有之文同今太平碑尚存巡按金燦與同郡且座主命各路以幣請文而

且謝蓋千金以此名耳文不言某何以歿通言是廟隸某
寨爲某帥立以祀官軍某等空其名令瑱之如太平路碑
瑱是寨爲叅將周璿所守之廟祀官軍周明而下不知明
某年何以歿璿乃時帥非歿者有路竟不瑱不知何以立
蓋公則名報忠義私則實報恩義也

燕出長人東北古爲多矣如慕容皝七尺八寸垂七尺四
寸德八尺二寸時逢陵長王鸞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
馬不由磴德見而奇之賜食立盡一斛至元魏南明太守
慕容叱身長一丈腰圍九尺矣則遼盧龍節度盧文進于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

三

無定河見人腦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有之矣

明大漢將軍三屯營馬玉侍衛三朝語在母節婦徐氏傳
時有與同選口西人尤長尺餘凡選侍衛必兩相配是獨
舉班無對腹餘十圍重五六百斤爲天下第一以無對不
用訪玉家爲具餐十人至二十不得其一飽城中或十戶
二十戶合爲具不能供五日語總府留之以餉之難而去
至冬無能施之衣而凍餓歿于燕南矣是後大將軍有江
南客不滿三尺侈罷異常時屯城臺有僧軀如之客以類
已善視焉未嘗失溫飽乃追憐巨人之孽歿而不如侏儒

易爲生也嗟夫無論世間但燕前如安祿山其重三百五十斤寵任至爲僞帝孟業至于千斤而爲幽州督矣是人徒食粟必才無可用倘出與對者則不論才否玉爲錦衣百戶而彼且指揮之耳故歷舉燕長人種姑以慕容家告之若契丹阿保機其靴可納城臺僧沒頂至爲僞天帝傳國二百餘載長人富貴者世豈少乎哉是人至餓死非長之罪也

舊志引二仙及縣志無傳昌黎仙臺山後有石洞古井張果老院在焉石碾石槽遺跡尚存撫寧縣東十五里以氏

河爲其騎驢曾陷焉其飼驢石槽蹄跡宛然在府城五里大石盤礴上低陷如之其墓在撫寧縣東南七十里韓湘與果老栖仙臺山常對奕今有仙人奕石腳迹石盤文甚古又觀音洞石壁上有韓仙真影世傳修仙辭鄉遺狀云墓在昌黎城西南八里果老弗問矣邇者縣令刻藍關記瑤華帝君韓若雲自撰云文公集其弟滂墓志銘支系甚明其詩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是記以公爲叔而父其伯祖會會無子而有子湘有父而無父矣竟篇言呂洞賓七度之成道及諸與游拾得葦未嘗與張果老游北至五臺

山未嘗言入燕也則昌黎縣之仙迹視斯記自辨矣
樂莊社記契丹時遼興軍風斃者行貨路收一卵于篋歸
置錦囊繫臍不月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每出篋之便飼
漸長盈丈圍將尺許斃雖傾篋居之而力不能任矣乃縱
之野任其自食嘗命以名曰于雅撫首示不忍別雅如人
戀戀然但不能言而去後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噬人
有司制之無策乃聞于契丹榜募能捕者斃知其必雅乃
應募而抵放處呼其名而至叙故舊而數其罪蛇俛首伏
誅其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斃能施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

二

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服罪而配焉是歲里人修祠落
之記其歲月金至寧元年仲秋辛卯興平路猛安蒲察孟
里記或以雅知罪伏辜斃憐而葬之而以昌黎古蹟城西
北三十里蛇皮王墓是雅之葬處也殊謬今李遇甫以記
示余余謂或人寓言也斃養患而除之尚不足以贖罪雅
肆害而誅焉可與其知過哉孟里之記謬矣遇甫則曰斃
雖失之始而能問罪以正厥終雅雖失之終而能悔過以
報其始視養虎而反噬不亦大有聞乎且今莊人歲賽而
牢不可破矣請齊諧爲存之

石門子闕天仙廟有神燈二盞正德年間盜去其一今更
深入百步外望有燈近前並不見之

嘉靖壬子路軍馬文章往玉王峪日未沒忽見白髮翁尾
之疑爲怪石擊之不見而見群雞數百遍山逐之皆入地
而山皆銀矣章以爲鉛錫携數片而去至峪投郭銀家辨
之銀以鉛錫給之因追所自出章具以實對銀遂密運數
夜閉戶練爲錠家婢密持小錠與隣家婢曰吾家多多隣
知亦盜取之久而土人報路將撫按以上聞癸丑遣錦衣
衛千戶取年有半而撫按往臨公私取用益多民不勝困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

二十五

恐爲地方患因報絕產而罷遂塞之上立廟鎮壓至今毋
敢盜

漢兒莊南山鑛洞奉禁矣而土人傳莊北有識云東一箭
西一箭萬兩黃金沒人見有人見普救九州十八縣陳遊
擊解云一箭者地百步外也東西常谷間南山一箭地人
常言有寶氣乃以取煤爲名役兵二百餘人鑿洞年餘黑
石不成煤或告宜一祭取其餒犒兵再三告不忍予第務
必得之而莊西南隔河里許盜鑛者露爲三屯營守備魏
文舉密獲十二馱又搜南覺寺盜首孫南華掘地得百餘

斤以數十斤報官盜首前建昌胡總兵幕客嘗爲領六寶峪鑛徒習矣乃荐之總理府不得意而領舊徒爲此文舉貪鄙旣羸而寶復益之南華書生乃爲徒勞謫戍于密雲游擊亦徒勞人力因無以解人口罷官鉅萬人益疑之中路協守羈留之索鑛百斤乃出囊金五百奉之皆爲此識誤也

遷安縣西十五里官寨莊北先銀杏二株可七八抱成化間莊民韋氏鋸其一以爲奩具流汁似血鳴數夜乃止其家遂滅一存十數抱蔭蔽二畝餘七家嶺驛西南郭家莊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西有樹連抱乃銀杏也

慎侍御蒙云予將至永平有七家嶺驛一夕霧氣凝聚起視田野山川皆如霜霰著草木枝葉堅厚糾結比雪特重俗呼爲樹掛自豐潤至此凡兩見焉或曰樹掛必有其應不徒然也

仙臺山半絕壁間有龍潭洞潭在洞中去地九丈餘下臨絕壑洞中可容三百人舊有石梯欄杆共一百一級可以達洞級甚窄但容半足緣附而登不可轉視隆慶二年爲龍所毀雷霆風雨逼水齊山巨石如剝扒去中間數十級

壓覆巖下寺宇十餘間僧皆走避無傷者後移置寺于下
數百步今之登者則以巨繩上繫洞門大樹援之而登然
而得至者少矣

以下二條昌黎張莊臨記

龍潭下百步曰山心洞之下有巨石大如夏屋石底有穴
可容百人石南面有字大如盃其文曰大定乙未歲北平
牧高侯貳車王公同游衛者山明日登聖居巖已而窮幽
絕勝嘯歌磅礴不減唐晉名流賓從請磨崖以記顧謂下
客王密書之皆四月初吉也其西面有大字如斗曰獨立
不懼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三

金明昌間樂邑有裴宗智善篆書貞祐末有張守謙善屬
文皆見碑刻似有學者裴稱秀巖居士張號天倪老人略
不見有名位殆逸民者流歟

洪武錄載旌表樂亭韓孝子而竟逸其名惜哉

樂亭縣治徃有怪居者憚之成化間冢宰尹公聞其事會
缺尹乃於辛丑進士中擇才望有福德者知縣事得沁水
李瀚仍擇欽天監官善術者偕徃及至監官視之曰是在
譙樓時譙樓建久矣撤之果得一巨蛇圍可尺許監官
呪之設大罈于前蛇卽俛首入內曰未可殲也乃密封令

人昇于海又壁間掘一女屍不知何時顏色如生出而瘞之怪遂息李任滿擢御史官至尙書壽幾九袞果符福德之相尹公信知人哉監官之術亦竒矣惜逸其名

張住石碑場人其先有積惡者及住父益不爲善住好左道舉家從之聚衆邪說有遊儻明果等嘗至其家誑以妖術住信之一日住令家屬咸飲藥跪于地手刃之以爲升天也計父母妻子及姊妹輩共十七人止一姪獲免時嘉靖甲子事聞當道立柱斃之

隆慶己巳海漁人捕一巨魚約十餘斤曰此骨鱗魚也是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天

時無歲不有邊警說者謂魚負鱗甲兵象也不常有者而捕之鯨鯢其頓息乎自此□不犯邊者十餘年萬曆癸巳漁人又捕一骨鱗長六尺餘約重六七十斤巨口尖尾皮類鯊魚狀類鮫鱗有骨鱗五行鱗如酒盃脊如劍漁人曰此垂白之老所未覩者較之隆慶年所獲直小介耳

張佃樂亭城西人素不孝視父母如仇罵詈無不至一日持鋤擊其父父趨避獲免後外出至王田兩家店日暮投館陰雲四合雷電厲甚佃亦恐同行四人避入舍佃藏于窾間忽黑雲如蓋若有神拉佃戶外手死同行及館人無

一傷者時萬曆初年事也

崇禎壬申三月有大魚長九丈浮于縣南海濱氣蒸如霧三日而死近海居人乘舟桴取其骨肉煮油家數百斤旬日方盡其脊骨如棟其脇骨如椽至今猶有存者然不知其爲何魚也後又有一大魚復至其處土人爭取之魚坭髻鼓鬣兩目如雙日噴沫如雨吐氣若雲翻波捲浪舟幾爲覆而已不知何往矣今近海之人猶有親睹而能詳之

者

張莊
臨記

順治丁酉灤州倭城民獲鴈色赤如硃雙目俱絳項繫金牌有元狩年號驚以爲神釋之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四

无

戊戌冬十二月六日午仙臺山右肩崩墜大石如巨屋千仞而下凡所衝擊無論大小萬石齊落聲如轟雷砂土冲霄損樹萬株至次年己亥三月六日自山半名吊砂口復隕巨石如前損中庵屋垣入前層屋復自屋破窻而出其衝之小石也猶大于斗凡合抱之木當之者無不糜碎墜石固山之常但連墜巨石則亦異矣

張莊
臨記

永平府志卷之二十四終

